讀詩劄記

讀詩劄記卷之四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王風黍離　悠悠蒼天

毛公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合之程子曰以性情言之謂之乾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形體言之謂之天可以破諸子百家言天之謬

君子陽陽

此爲伶官之詩無疑首章右招我由房即燕禮記所謂有房中

之樂是也二章言右招我由敖卽燕禮所謂若舞則勺是也升歌在堂上笙在堂下閒歌則堂上堂下皆作所謂正歌也無房中之樂惟君與四方之賓燕則有房中之樂又燕禮無舞君有命始舞之以勺爲節故曰若舞則勺由房而曰執簧則笙管之屬矣由敖而曰執翿則羽舞矣毛傳曰國君有房中之樂謂國君燕禮有房中之樂明天子亦當有也此與詩譜房中之樂女史歌之者不同疏不得其解引鄭志以釋之遂啓後人之惑

大車丘中有麻

王風終大車丘中有麻二詩見先王之政教賢大夫之德澤猶

有存者亦猶匪風下泉之志也

鄭風

鄭聲卽鄭詩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與詩不能分而爲二也鄭聲淫之淫卽淫佚之淫非訓爲過也樂不淫哀不傷合乎其中不過其則惟關雎可以當之周召南諸詩或庶幾焉非他國所能及也豈僅鄭聲哉大抵溱洧之間靡靡成風雖刺譏時事之詩皆以男女之詞寓之故佻而不莊輕而不重毛公以將仲子兮指祭仲青衿指學校之士諸狂童狡童指莊公經師傳授之說也然皆以男女之詞寓之故夫子謂之

鄭聲淫也存其詩使人知所懲放其樂不使人有所溺二者固並行不悖矣

鄭詩二十一篇序以爲淫者五朱子以爲淫者十五然考莊公十七年公羊疏引許氏曰即許叔重五經異義語見禮記正義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則又較朱子而過之矣蓋叔重亦以鄭詩之詞言之也

鄭衛之詩皆淫然鄭非衛比衛自康叔立國以來教澤深厚雖有宣公一人之淫不足以盡變其舊俗如共姜之守義莊姜之賢德戴嬀之溫惠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明禮時時見于篇什

足爲巾幗型範鄭立國之初即通鄶夫人以取其國其後莊公之猜忌五公子之爭奪幾不可以爲國故其風靡而不振二十一篇之中絕少貞專正靜之作夫子論爲邦獨放鄭聲有以哉

齊風雞鳴　甘與子同夢

毛傳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據毛之意讀此夢與視天夢夢之夢同說文云夢不明也謂蟲飛薨薨天尚未明甘與子同此不明之時而起說文夢與瞢音義皆同鄭注周禮眡祲云日月瞢瞢無光也即不明之意所謂不忘其敬也箋以寤寐之寤詮解謂樂與已臥而同夢則幾於褻矣

南山　必告父母

毛傳必告父母廟攷文姜歸魯在魯桓公之三年其時惠公仲子已卒故傳以告廟解之精確不可易矣鄭因昏禮無夫家告廟之文遂謂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其說非也古卜筮在廟門外與告廟何涉祭統載國君取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納采納徵之詞曰某有先人之禮親迎父命子之詞曰勗帥以敬先妣之嗣古人昏禮敬愼重正動必稱先如此豈有爲昏以前絕不告廟直俟三月祭行之日始告曰某氏來婦乎楚公子圍娶于鄭公孫段

氏曰圍布几筵告于共莊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皆娶妻告廟之的證足與毛傳相發明可以補禮經之闕

盧令

毛傳云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同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蓋用孟子對齊宣王之說也美且仁言其德也美且鬈言其儀也美且偲言其才也毛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

敝笱

敝笱在梁喻魯之微弱也其魚魴鰥喻文姜之強悍也不知其何所指矣序以爲刺桓公朱子以爲刺莊公若毛傳則甚渾也

載驅

朱子以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經文四句一氣說下于義協矣序箋以上二句屬齊襄公下二句屬文姜語意殊割裂不貫推原其故序規毛爲說毛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序見諸侯字遂以爲刺襄公不知男子之車無羽飾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皆婦人

以羽飾車之證傳曰諸侯者以諸侯顯夫人也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所謂人君卽莊姜非指莊公皆此例也毛傳簡古序多不得其說鄭氏箋詩一宗小序而毛義于是日晦矣

猗嗟　舞則選兮

猗嗟三章皆言射乃魯莊公如齊齊侯與之行賓射之禮也卒章舞則選兮毛傳釋選爲齊鄭箋釋選爲於倫等最上而不言舞爲何事疏亦無一語詮釋或引燕禮若舞則勺周禮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司干祭祀舞者旣陳則授舞

器賓饗亦如之為證不知此皆舞人所舞與莊公無涉也詩云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明明為莊公之舞莊公之射也按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云射夫衆耦也疏云弓矢舞謂射時執弓挾矢及發矢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可以解此詩之舞矣古者射分三番初番不釋獲次番釋獲三番以樂為節射人王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九節者五節以聽七節者三節以聽五節者一節以聽其餘四節以應四矢所謂樂射也其執弓有儀其挾矢有儀所謂容體比於禮也其發矢應樂所謂其節比於樂也舞者節

也左傳所謂以節八音也故以樂節射謂之舞射樂師燕射注云故書燕爲舞非舞勺舞大夏舞大武之舞也御之舞交衢兩驂如舞亦與此同意毛傳訓選爲齊者謂舞射之時與樂節相應無參差之不齊也鄭訓選爲於倫等最上者謂衆耦之射節比於樂無出莊公之上者也

魏風

魏非晉風前辨之詳矣先儒所以疑爲一者因公行公族之官與晉同名故耳按晉之公族公行見于宣公二年左傳當晉成公時前此未有聞也晉獻公滅魏係魯閔公之二年至是五十

五年矣左傳稱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則晉公族公行餘子之官實自成公始或者取魏之舊官以爲名未可知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

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園中有桃采其實即可爲殽無俟他求也不過形容儉嗇之意毛以爲喻君有民得其力固屬迂遠鄭以爲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尤爲不近情之極

或曰儉美德也卽儉而至於嗇亦非大惡也詩人何以若是之憂也曰此卽詩人所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也人君治國非無財之患有財而不能用之患古之聖王祭祀賓客喪荒羞服以及芻秣匪頒具有儀式其用財如此之厚者聘義所謂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君臣內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此國之所以長存也嗇于祭祀則無以致孝嗇于賓客則無以致敬嗇于喪荒則無以盡哀矜嗇于羞服則無以辨等列嗇於芻牧則無以蕃畜產嗇於匪頒則無以得人心國欲不亡得乎況乎以儉始者以貪終碩鼠之歌卽葛屨園桃之應也此知微之詩人所以

心之憂矣而慨歎夫其誰知之也

陟岵

猶來無止謂中止王事傳云父尚義是也猶來無棄謂棄親不顧傳云母尚恩是也猶來無死謂死於兵革傳云兄尚親是也

伐檀

此詩毛氏詁訓不顯玩其文義當爲君不用賢而作也末二句指實前皆比況之詞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者言伐檀將以爲車今寘之河干則河水淸漣而無所用以比求賢將以治國今寘之閒散則賢人有才而無所施不稼不

稼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者言不力農何以得穀不田獵何以得獸以比不用賢人何以治國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者言彼君子之人君如用之必能爲君宣猷布治斷非空食君祿者也小序以爲刺貪朱子以爲賢者非力不食似俱於詩意不協

魏風葛屨以儉始碩鼠以貪終鄙吝之極苛虐取盈此國之所以亡也

唐風

晉之稱唐猶殷之稱商楚之稱荆本乎始封之名也史記周公

滅唐封叔虞于唐故曰唐叔虞唐叔子燮是爲晉侯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是以康成詩譜謂燮改爲晉侯也太師本其始封之號故猶謂之唐序詩者因季札有陶唐氏之遺風一語遂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係曲說之甚者謂唐詩之厚有堯之遺風則可謂唐之名唐因堯而得名則斷不可也

蟋蟀章朱子傳曰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羔裘章鄭箋曰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葛生章蘇氏轍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愚謂唐風之厚猶不止此如杕杜之

刺譏而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有杕之杜之思賢而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鴇羽之病役而曰不能蓺黍稷父母何怙杕杜之親親而曰人無兄弟胡不佽焉其言皆忠厚惻怛非他國之所能及也

山有樞

山有樞列揚之水椒聊之前玩其文義明明爲桓叔而作山有樞隰有楡者以比曲沃有桓叔也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者比昭公不能自治其國縱民歸沃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者言曲沃必有弒奪之禍昭公不能以其國傳之子

孫也朱子以爲荅前篇之意而解其憂小序以爲四鄰謀取其國而不知似俱不如孔疏之長

自我人居居

毛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此居字正解說文凥居異字後人亂之几部凥處也从尸几尸得几而安也凡凥處字宜作此尸部居蹲也从尸古聲凡蹲踞字當作此居居者謂蹲踞使之不相親比也下章自我人究究傳云猶居居也按說文究窮也窮極也重言究究者謂窮極人力不加體恤也居居言其虐使之狀究究言其虐使之實傳以爲猶居居大略言之未及細析

又按前漢趙禹傳爲人廉倨亦通作居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卽貴倨也張子横渠以居居爲晏安李氏光地以居居爲慢踞皆誤以居爲凥望文生義不識說文居凥異字之故

無衣

此詩晉武公之大夫作也詩中兩子字指天子之使者言也言豈我國不能製此衣不如子王朝之衣安且吉燠也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此詩同意首章七兮指章數言次章六兮指命數言晉本侯國又先君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皆入爲卿士得服六命之服故武公欲

襲晉爵出可以膺侯封入可以爲卿士變七咏六非示譏也

采苓

傳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謂無徵也其語甚精自來小人之讒君子不能顯攻其失或毛舉生平一二細故如臧倉謂孟子後喪踰前喪之類又其甚者揑造閨門曖昧不明之事如或謂陳平盜嫂之類人主聽之不覺其讒而君子漸不見信遂至於終身不能復振吁可畏哉

人之爲言

據釋文及定本經文爲字當作僞按僞言即訛言古僞訛二字

同音此詩及沔水卒章皆戒人君聽讒彼云人之訛言甯莫之懲此云人之僞言苟亦無信語意相似鄭箋沔水訛僞也則作僞爲是朱子云人之爲是言者其理亦通不如僞字之直截爽快

秦風車鄰　寺人之令

毛傳寺人內小臣也此以內小臣顯寺人也春官序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小臣與寺人雖異官皆奄也故毛以內小臣顯寺人之爲奄也內小臣職云掌王后之命寺人職云掌王之內人注女御也及女宮之戒令皆不關王見羣臣

之事諸侯亦備內小臣（燕禮無算爵獻及內小臣）與寺人（寺人披寺人貂寺人柳皆見左傳）其職與王朝無異夏官太僕下有小臣上士四人職云掌孤卿大夫之復逆諸侯燕禮戒與者亦小臣爲之然則小臣與內小臣迥別矣毛以內小臣顯寺人正義以天子備官諸侯兼官燕禮之小臣卽內小臣奄人傳達君命爲諸侯之常禮誤矣秦雜戎翟之俗以寺人傳令實是乖違周制詩人諱而美之不知其非馮時可以爲後世宦寺之禍濫觴車鄰雖未必詩人之意而其垂戒深矣

並坐鼓瑟並坐鼓簧

瑟堂上之樂器簧者笙中金葉堂下之樂器古君臣燕饗之際使瞽矇笙人爲之從無君與臣並坐而鼓之禮此亦秦俗也李斯上始皇書云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今變爲鼓瑟鼓簧故秦人又以爲美焉

駟鐵　載獫歇驕

周禮司徒之制宣王吉日之篇備詳田獵之事無言以犬從禽者齊歌盧令乃周轍既東之後矣此獫與歇驕載之輶車鸞鑣之上幾與鶴有乘軒無異亦秦之敝俗也後李斯與其子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此其濫觴與

小戎

戎曰小戎下元戎也守侯度也俴收短軫也兵車載少尙輕也梁輈句衡也穹隆而下以利轉也五楘束之堅而有文章也游環防出也脅驅防入也陰靷陰板之下有兩驂之靷也軜驂馬之內轡也觼環之有舌者也厹矛三隅矛也錞矛底也膺馬帶也鋈白金也鏤剛鐵也四者皆灌鋈與鏤爲之旣以爲飾亦以爲固也茵車褥也韔弓室也虎皮藉而飾之兵事尙威也暢轂長轂也俴收而長轂兵車馳逐載宜輕而輻又懼易脫也盾干也伐中干也龍盾蒙伐各有飾也交韔二弓以爲副也竹閉緄

滕備損壞也俴駟四介馬也兵車之馬無不介也駕我騏馵騏騮是中兩服之馬特良也騧驪是驂騑不嫌於異色也四牡孔阜言肥大也四牡孔羣言和調也六轡在手左之右之無不如意也溫其如玉秩秩德音三軍之帥皆良將也溫其在邑在其板屋深入戎境莫之敢禦也載寢載興亂我心曲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室家之思不能自已而又不敢聞於君子也以是而興復讐之師襄公豈非民主哉

無衣

此詩疑亦襄公征犬戎而作平王謂襄公曰能逐犬戎卽有岐

豐之地故曰王于興師也犬戎弑幽王秦仲亦爲犬戎所弑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故曰與子同仇也

陳風衡門

陳風之有衡門碩果之不食也作此詩者其有憂患乎宛丘蕩情于鼓缶東門舉國以婆娑般樂者不知其返矣故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也澤陂傷心于有美月出悵望于姣人淫泆者不知其非矣故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也嗚呼作此詩者其有憂患乎

鄶風素冠

毛首章傳曰素冠練冠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也三章無傳鄭三章箋俱以祥祭解之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嚴緝言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足見其不能三年惟正義申三章素韠之義云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旣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經繩屨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是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炘按毛三章傳末歷引子夏閔子騫三年之喪畢云云是毛以首二章爲練三章爲祥未嘗不與鄭同疏說最

得毛意

毛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又檀弓載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

之而成譬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所記各殊且子夏一人而過不及互見愚按聖人旣沒七十子之徒各述所聞安能無誤毛公之言亦不知所本以理求之閔子騫以孝稱天性過人自無足疑檀弓又記曾子謂子夏居親之喪使民未有聞焉則天性或不及閔子之厚而篤信好禮躬行君子所以卓然稱聖門之高弟而爲後世之經師也且檀弓但著二子之行未傳聖人之教毛公所記最爲詳贍可見人之生性未能一致古之聖賢不皆過人惟造次于禮斯可貴耳毛公之學自謂淵源于子夏所記或得其實康成先注禮後箋詩不破毛公之說朱子

詩傳中又全采其文然則北海紫陽之意固皆以毛公爲不謬也

喪禮之衰麻外之文也不飲酒食肉不居宿于内中之實也故衰麻爲喪喪禮之至輕者也然必有其文而後可責其實若并去其文則將無所不至矣夫子存餼羊詩人思素冠其知微之心一也

匪風

怛王吉傳作𢡺拔制兆曷古同部王吉學韓詩以韻求之似韓本爲是

曹風候人

此詩序云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左傳晉文公數曹共公之罪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時事相符故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蓋用左傳詁經矣愚按晉文公過曹之時負羈卽任候人之職何以明之左傳載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云云若負羈身列朝臣其妻何緣得見晉公子之從者乎周禮夏官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國語亦云候不在竟則候人爲在野之官也各掌其方

者謂分地而守各掌一方之道治也微末疆吏躬親送迎其廬居在野故其妻得以觀賓客及其從者也觀何戈與祋之文則負羈猶在徒百二十人之中經所謂以設候人者也且負羈爲名爲字不可攷或卽取義於候人之職負羈羝以行道路亦未可知耳

何戈與祋

鄭注禮記引作何戈與綴叕與市古同部鄭先學韓詩此亦韓之勝於毛者也

維鵜在梁

鵜食魚之鳥也梁有魚之地也不能食魚則不濡其翼不濡其咮矣赤芾治民之服也厚以赤芾責其能治民也不能治民則不稱其服不遂其媾矣

鳲鳩

鳲鳩在梁其子七兮詠君子之均平專一能齊家也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詠君子之齋莊嚴肅能脩身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詠君子之主一無適能正心也終之曰正是四國正是國人則身脩家齊而國治矣然則作此詩者其知道乎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按義卽儀也古威儀字作義禮義字作誼畫然不紊後人旁人於義作威儀字去人作禮義字經典俱改從之毛傳義字尙存古本執義一卽其儀一也用心固卽心如結也康成偶未之思望文作箋遂訓儀義也以爲合毛實背毛矣毛傳從無破字之例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毛氏曰執儀一則用心固其理互相發

下泉

稂童粱也賤艸也蕭祭所爇也蓍筮所用也貴艸也皆以寒泉

淩之而傷喻貴賤皆不遂其生也

豳風

周公於詩陳豳風猶於書陳無逸也太史因周公忠愛之極故以周公所作之鴟鴞東山及東人美周公之破斧伐柯九罭狼跋諸詩附焉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指七月一篇言之周公之東則指鴟鴞以下言也

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別爲風雅何也劉安世曰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旣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彭執中曰七月之詩微而及于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末較之公劉莫非

興王氣象其體固不同也范景文曰讀豳風一篇何意遐荒苦寒之地綠華芳草蔚爲文明今齊魯燕晉之區多有越數百里無炊烟者又何也

豳風非豳詩其中無祀神之詞也詳具詩樂存亡譜

豳風所詠皆夏正其言周正則以一之日二之日別之猶之周禮所紀亦皆夏正其言周正則以正歲別之與春秋純用周正不同

七月流火

毛傳云火大火也不言大火爲何星夏小正傳曰大火者心也

左氏襄九年傳云咮爲鶉火心爲大火爾疋李巡注云大火心也其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服虔左傳注云火大火心也是古來傳注俱以心爲大火也然爾疋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大火謂之大辰則又以大火爲次名不專指心鄭康成書注云火大火之屬見七月是鄭亦以大火爲次名也七月疏引吳志鄭荅孫顥云日中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此鄭以大火爲次之說也按據爾疋公羊傳大火雖辰

次通名而堯典月令詩七月之火則專指心之三星言何以明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十二次分之每次約三十度有奇而廣狹不同古以氐房心爲大火氐十六度房五度心六度共二十七度堯典小正月令所指昏中之星固不得統舉二十七度之星言之也其必專指心星言之明矣左氏昭三年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十二月平旦正中大火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大火中大暑退月令亦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旣昏中則七月火星西流故詩詠七月流火也然堯典夏至日永星火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得早一月者戴氏

震曰小正大火中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建未之月火中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閒也按戴說是也古不知歲差之法以爲恒星卽天體而終古不易故康成見周之昏火中與堯禹時之昏火中遲早一月不同求其說不得遂以東方之次當之王肅又謂堯典中星皆說季月以求合月令季夏昏火中之文尤爲牽強惟明歲差之法則堯禹時仲夏五月大火昏中六月則西流矣周時六月大火昏中七月則西流矣歲所以差者陳氏懋

齡云天度宮次如環之無端不可別識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非謂恆星卽天體也以逐日星躔過度言之今日在井末度者明日在鬼初度此月合朔在井初度者次月合朔在井末度若周歲則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今年冬至在箕一度者明年冬至仍在箕一度（西法差五十一秒）而不能復躔故處恆星東行故也古法謂之歲差分析最明

周公之作豳風必作於七月之時就現在時令以指示之曰今七月則流火矣九月必當授衣矣追思我先公處豳之時當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民間相與語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也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

毛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鄭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又月令孟冬之月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烝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大飲之詩是鄭以斯饗為大飲羔羊為大飲之牲公堂為太學與毛不同按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鄉从食是許之說同于毛也汪叔辰龍曰按豳言民事傳義為正

鴟鴞

集傳以此詩爲東征二年後作是從孔傳以居東爲東征之說孔讀金縢我之弗辟句辟字爲扶亦切法也言我不以法治三叔則無以告我先王凡東征二年而得罪人後又爲鴟鴞之詩以貽王故以此詩爲東征二年後所作鄭氏讀辟爲避謂避居東都以須成王之察已則此詩爲避居後所作與孔說不合朱子荅蔡仲默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仲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疏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

然興師以誅之周公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宫逼堯之子即爲簒矣據此則朱子不從孔傳辟法之說而從鄭氏讀辟爲避矣考朱子詩傳成于淳熙丁酉命仲默作書傳在慶元己未續集與仲默諸書皆論書義相隔二十餘年則以荅仲默書爲定論而集傳行世已久已不及追改之矣

周公避居其說最古墨子耕柱篇云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叔即管

叔關管一音之轉辭三公東處于商蓋蓋與奄近商蓋即商奄也鄭氏之言遠有所承並非臆說按之經文周公居東二年謂避居也罪人斯得乃知流言出于管蔡也爲詩貽王不敢直陳托鳥言以寫志也王亦未敢誚公疑尚未釋也繼之以秋大熟未穫感風雷而迎周公周公始自東歸也東歸而三監卒叛周公始承王命徂征此大誥之次于金縢也傳以居東卽東征故以大誥篇所叙之事皆在居東二年何中自此直至歲則大熟俱爲大誥以後之事疏左右彌縫皆與經文不合詩鴟鴞篇後始繼之以東山破斧諸詩足見鴟鴞之作在東征以前若云東征二年始作鴟鴞則

應東山破斧在前鴟鴞在後方合次敘反覆考訂益知鄭義之確而朱子之晚年定論爲不可易也

東山　不可畏也

注疏本如是箋云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坊本朱集傳不作亦按朱子曰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玩其文義上亦可畏矣是解可畏二字下豈可畏而不歸哉是解不可畏也正意坊本訛不作亦非朱子原本如是也此二句係一開一合之詞改不作亦則文氣欠順矣

伐柯

此詩當是周公居東之年以禮敎民民習于禮于斯時也天下一統漸摩日深不特國無淫奔之女而亦無強暴之男較二南之化而更進矣首章陳問名之禮故曰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也二章陳同牢之禮故曰伐柯如何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也嗚呼盛矣

九罭

九罭小網也鱒魴大魚也東方小邑也周公大聖也言小網而得大魚以比小邑而見大聖也毛意當如此箋疏皆不得其解

讀詩劄記卷之五

當塗夏炘心伯

小雅鹿鳴四牡皇華采薇出車杕杜

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則鹿鳴四牡皇華三篇皆文王之事周公之詩也出車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則采薇出車杕杜三詩亦文王之事或周公作詩或文王自作均未可知今按詩之詞稱王率者十稱王命者一稱天子者二皆指紂而言其恪守臣節如此嗚呼此可以見文王之心矣後儒謂文王受命稱

王何其言之悖與向使此六詩無毛傳漢人必以王指文王爲受命稱王之證矣

鹿鳴

古詩被之管弦洋洋盈耳其所以感人者不僅誦其章句繹其義理而已古樂云亡大戴禮投壺篇猶謂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可歌蔡邕琴操云古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較大戴禮所記又失其三矣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又不肄業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已較琴操所記又失鵲巢白駒二篇

晉書樂志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至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荀勗云鹿鳴以宴嘉賓無取于朝乃取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是古詩三百篇

惟鹿鳴傳至魏之太和至晉并失鹿鳴後之學詩者徒誦其章句釋其義理安得復聞弦歌之聲哉

呦呦鹿鳴

毛傳云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常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可謂善說詩矣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爲不役志於享古人之重誠也如此推之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亦作詩之誠有以動之也

承筐是將

聘禮公食大夫禮侑賓皆用束帛惟燕禮無之然周語云先王

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或者天子之禮多與顧氏炎武曰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篚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耻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幼安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四牡

四牡五章反覆玩味忠厚惻怛之情可以教忠可以教孝毛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注疏本無私恩以下係箋語今從集傳所引 爲人臣子者讀之能無慨然有動於中乎

翩翩者鵻

爾雅疏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夫不孝故爲司徒按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其因孝鳥而起興與

常棣伐木天保

此三詩當在杕杜之後常棣又當在伐木天保之後簡編錯脫移置在前耳常棣爲周公誅管蔡後作在成王時伐木二章陳饋八簋傳以爲天子之制又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文王時無此稱皆武王以後之詩故知伐木天保當在采薇三詩之後而常棣又當在天保之後也

常棣

管蔡之事聖人之不幸也干戈之餘而爲燕飲之會歡娛也而有餘戚矣故篇中歷敍死喪急難鬩牆之事又兄弟之不和大抵由於娣姒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見毛

傳故又極之室家妻帑以足之首章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傳云聞常棣之言爲今也言今聞我常棣之歌宜知親愛之情莫如兄弟矣問之也卒章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言聞我常棣之言究之圖之非信如是之不爽乎勉之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外傳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可以爲此二句之注

伐木

諸侯之燕禮牲用狗此云肥羜則天子用少牢盛于諸侯矣諸侯之燕禮不設饌此云陳饋八簋則天子燕禮兼食禮彌盛于

諸侯矣鼓卽大射兩階所建之鼓幷應鼙朔鼙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舞卽燕禮所謂若舞則勺也五我字王自我也謂有酒而湑無酒而酤者我飲兄弟之心無已也坎坎而鼓蹲蹲而舞者我樂兄弟之心不倦也兄弟其及我閒暇之時飲以爲樂若有事之時則不暇矣終勗之以正也

無酒酤我

毛云一宿酒也鄭云買也說文酤一宿酒也又云醴一宿孰也釋名醴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一曰買酒是酤本有二解毛用前解鄭用後解也然以天子燕兄弟而曰買酒似於義爲短不如一宿酒之訓爲長

言無算爵之時有酒則湑酤之也以益尊無則一宿而熟之薄酒亦可以盡歡也

天保

鄭注天保序云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按天保所以荅常棣伐木與鹿鳴三篇無涉鹿鳴爲升歌之樂禮所謂正歌是升歌畢即繼堂下之笙樂笙畢即閒歌節節相承無所爲荅也常棣伐木不見禮經明非正歌或無算樂之時君歌之以厚兄弟故舊兄弟故舊歌天保以荅之於禮於情較爲允協

采薇　歲亦陽止

毛云歷陽月也鄭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疏申毛云十一月陰消　息至四月純乾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仍一陽在十一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如疏之說則經歷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十月眞無陽矣何以名爲陽月乎按廣雅歷逢也王逸離騷委厥美而歷茲注亦云歷逢也曰歸曰歸歲亦陽止言我歸來之期於歲亦逢此陽月也上云歲亦暮止謂子丑月之間此云歲亦陽止言至早亦須亥月毛歷陽

月之歷承上歲字言也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集傳路戎車也按下文明云戎車旣駕則此路不得爲戎車周禮車僕有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五者此詩之路卽戎路戎車卽廣闕苹輕等車也將率所以得稱路者正義所引晉請王追賜鄭子蟜大路以行魯叔孫豹聘于周王賜之大路皆其證也

出車

出車一詩細玩其全篇之脈絡南仲本承王命北伐玁狁歸至

中途又承命伐西戎而後歸也首章言受命二章言就道三章言玁狁四章言歲暮始歸中途而有西戎之命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是歸而在道矣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言王家多難不獨玁狁又有西戎不得至家安處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言今已在途豈不懷歸徒以畏簡書而不敢耳簡書者即命伐西戎之簡書也五章言近西戎之國聞南仲來而心喜追敘其未來之時而心憂六章言明歲暮春西戎已平執訊獲醜而歸終之曰玁狁于夷言此行本為玁狁而出箋所云以為始以為終也

采薇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預示歸期也虛詞也出車之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旋師

在道也實詞也

采薇示歸期之詞三歲亦莫止歲亦陽止雨雪霏霏是也十月爲陽月于周爲暮冬朔方寒早其時有雪矣出車云今我來思雨雪載途不爽其期也西戎之命臨期制宜就近遣發非文王之無信也

歲亦暮止與豳風之曰爲改歲皆周正也春日遲遲則夏正矣

五章云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箋以爲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既見南仲而其心則降

其說是也勞將卒與勞戍役不同將卒尊敘其征伐之勳所以勸有功也戍役卑敘其室家之思所以體下情也勞還役而獎其有功則驕矣勞還帥而述其閨思則褻矣

杕杜

采薇示歸期曰歲亦莫止歲亦陽止故杕杜首章云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承采薇言之也出車歸在途復命伐西戎至來年暮春凱旋故杕杜二章云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承出車言之也

而多爲恤

而汝也言期過而不歸于汝多爲憂恤也

魚麗

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囨風不暴不行火疏云風暴然後行火則風字上無不字可知草木不折不操疏本作芟定本作操今刻本从定本斧斤囨疏引定本無不字今本誤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自然按此段文義甚古錄出誦之可以養仁心

間歌三篇

鹿鳴三篇主人獻賓之詞也魚麗賓酢主人之詞也南山有臺主人酬賓之詞也南有嘉魚衆賓相旅酬而歸美主人與賓之詞也

湛露

此詩毛以夜飲爲私燕在宗爲宗室私燕者卽楚茨之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宗室者卽楚茨之樂具入奏謂在宗廟之後寢也公劉之君之宗之鳧鷖之旣燕于宗與此義同皆謂燕同姓諸侯也首章言其時二章言其地三章美其德四章美其儀序

不違毛義以天子燕諸侯當之鄭周旋序說遂以三章為燕庶姓諸侯四章為燕二王之後失之鑿矣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厭厭夜飲即燕禮所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空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也不醉無歸即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遂出卿大夫皆出也燕以宵為度燭既設則賓告醉賓告醉則出不得停留所謂和樂而不流也歌詩燕賓取親厚之意變宵言夜非飲酒于夜也不醉無歸非眞令其醉也儀禮賓醉文承執燭以後謂燭既設則

賓告醉也奏陔承賓降以後謂賓降則奏陔送賓也下云遂出卿大夫皆出而禮畢矣天子祭畢燕同姓亦以此爲度讀者不以詞害意可耳

菁菁者莪

周禮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於菁莪之詩見之矣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善樂育也首章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二章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言君子接我以禮儀而喜其不見棄也初得見之詞也三章云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四章云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言君子教術不一端而休休然有所得也既受教之詞也非

德盛化神安能令人樂從若此哉

六月　焦穫

此焦穫非爾雅之焦穫爾雅焦穫爲十藪之一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按瓠中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卽漢池陽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十五里爲古鎬京是焦穫去鎬京僅一二十里玁狁何能整居於此毛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其說不可易矣蓋玁狁之來自遠而近焦穫與玁狁接界玁狁率其醜類整居於此以窺中國是以侵鎬及方至于涇陽也劉向以鎬爲千里之

鎬則焦穫猶在千里之外方即出車之朔方鎬千里則朔方較近于鎬涇陽又近于朔方矣朔方非漢之朔方郡涇陽亦非漢之涇陽縣故鄭氏但以北方地解鎬方涇水之北解涇陽也

太原

太原非晉陽之太原晉陽在今山西陽曲縣玁狁西北之狄不應東行逐之陳啓源說顧氏炎武以為即原州之平涼按平涼即漢之涇陽縣去鎬京不過百餘里逐玁狁僅至于此似非當日形勢惟惠氏惕周以為在焦穫之外得之

采芑

采芑四章敍伐蠻荆之功只第三章盡之鉦人伐鼓陳師鞠旅誓師也伐鼓淵淵進師也振旅闐闐旋師也其前二章敍治師之事後一章敍凱師之歗可謂言簡而該矣然三咏其車三千又何其言之太誇也古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三千之車當用二十二萬五千人天子六鄉六遂以鄉遂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計之不過十二萬五千人尚少十萬人鄭箋所謂羨卒盡起也自古出征之車未有如此之多者武王之伐紂不過革車三百兩而已矣然則采芑所咏雖不免詩人過實之詞而宣王中興之初其君臣已有侈心矣

約軝錯衡

小戎之暢轂采芑之約軝並非一物暢長也轂持輻者也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大車轂長尺五寸故兵車之轂稱暢轂又轂之外出者為軝毛傳云軝長轂之軝也兵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三尺二寸之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其在外者尺九寸二分謂之軝以朱革約之謂之約軝詩云約軝謂以革約軝也毛云朱而約之謂約革之外以朱飾之明約之色也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詳言約軝之制也說文亦云軝長轂

之軝也正義引作長轂非是

大車有輹小車有輈輹直輈曲穹隆而下謂之梁輈輈下施衡駕兩服馬衡長六尺六寸畫以飾之謂之錯衡錯雜也物相雜謂之文故傳云文衡也正義云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段氏玉裁云說文巾部𢃄車衡上衣也葢爲衣而畫之

八鸞鏘鏘

毛蓼蕭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大戴禮保傅篇在衡爲鸞在軾爲和許叔重異義兩存其說鄭注周禮大馭禮記玉藻經解從禮戴氏之說箋詩駟鐵烈祖俱從毛氏之說惟駟鐵箋云置

鸞于鑣異於乘車疏家遂謂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和然
烈祖之八鸞亦乘車鄭何以又云鸞在鑣乎善乎桓二年正義
曰按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
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
乎可謂善申毛說矣

車攻　東有甫草

毛云甫大也鄭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文選李善注
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是甫圃
二字皆訓大毛韓皆以甫草爲大草不實指十藪之圃田嚴粲

謂下文博獸于敖與此甫田行狩地名互異不應既獵於此又獵於彼其說亘是或又引元和郡縣志圃田澤東西長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謂敖地去圃田不遠卽在圃田之中此臆說也按圃田澤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相去實百里以外何得在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之中行狩于圃田而博獸于敖山百里之外斷無是事益知毛傳之確也

駕言行狩之子于苗

此詩狩苗並言毛傳夏獵曰苗狩字無傳又東有甫草傳備引

古之成語凡百字皆言夏茇舍之制是毛以宣王之田東都為夏時事至經又云獮言行狩者蒐狩為田獵之總名苗獮貫夏秋之事號大蒐于紅之子于狩不必春冬之子于苗獮日莅卜確為秋夏故也

吉日　既伯既禱

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按伯祭名馬祖不謂之伯禱其祖禱字亦與下既禱混爾疋郭注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即襲用毛傳語唐時毛傳已誤疏不能是正反曲為之說幸有郭注可據耳是類是

禡師祭旣伯旣禱馬祭爾疋分別不爽類祭天神禡祭所征國之神皆征伐出師之祭伯祭馬祖祭畢又禱其獲皆田獵之祭是類是禡二祭也旣伯旣禱一祭也自周禮書伯作貉又故書或作禡杜鄭諸儒俱以師祭釋之而詩與爾疋之說不可通矣

附釋禡貉伯

禡馬聲馬古音莫戶切貉各聲各古音孤之入伯白聲白古音蒲之入皆古魚部中字音相近寫者亂之漢人注經遂牵合為一莫能辨別牵爾疋詩說文分析不紊理其端緒尚不至如治絲而棼焉王制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鄭注云

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鄭上節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此注承上言之故云亦亡詩皇矣是類是禡毛傳於内曰類於外曰禡鄭箋云類也禡也師祭也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郭注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說文類作禷以事類祭天神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周禮禡於所征之地據此則禡之爲祭專主出師言之類禮在南郊故曰於内曰類禡禮在所征之地故曰在外曰禡類祭天神禡祭所征國之神二者皆爲師祭故皇矣言伐崇曰是類是禡爾疋釋之曰是類是禡師祭也此爾疋詩經說文之言禡確然與類上帝同爲師祭不可移而他屬者也至

於田獵之祭詩爾疋謂之伯周禮謂之貉所祭者馬祖所禱者馬牲與師行類祭天神禡祭所征國之神絕然不同詩吉日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按馬祖上脫祭字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按禱字祭之譌其祖禱禱獲也爾疋既伯既禱馬祭也郭注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按郭注卽襲用毛傳語晉時毛傳本倘不誤說文禂禱牲馬祭也此皆伯禱之祭爲田獵而設所祭者馬祖兼有先牧馬社馬步在其中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所禱者馬之肥大牲之多獲周禮謂之貉大司馬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注所謂立表而貉祭是也肆師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讀爲十百之百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詩釋文貉又作貊是貉與貊通貊與百通百伯一聲周禮之貉即詩爾疋之伯也自或書貉爲禡大司馬甸祝注貉書亦或爲禡說文禡下引詩既禡既禂杜子春先後鄭皆以師祭解貉祭後鄭肆師注云貉師祭也杜子春甸祝注云貉兵祭也先鄭大司馬注云貉讀爲禡謂師祭也而禡貉不分也久矣不知周禮所謂貉皆指田獵言之田獵祭馬祖與師行祭征國之神判然不同周禮雖不言禡然大祝所謂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即禡之謂也若以田獵之貉爲師行之禡則周禮所謂表貉者何以皆屬四時之田無一

語涉征伐乎後儒因杜鄭諸注混淆不分應劭漢書注云至所征伐之國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焉率合師祭馬祭爲一而又附會馬字之義不知禡从馬者馬怒也武也詩曰王奮厥武王赫斯怒皆其義也豈馬祭之謂乎

漆沮之從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有二一在涇之西一在涇之東水經漆水篇酈注引山海經太史公禹本紀孔安國書傳在涇東之漆沮屬漢馮翊者也引許氏說文潘岳關中記班固地里志闞駰十三州志在涇西之漆沮屬漢扶風者也涇西之漆沮爲二水毛

猗與漆沮傳云漆沮岐周二水又緜詩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是也涇東之漆沮爲一水又名爲洛孔安國書傳云漆沮一水名（從阮氏校本詳校勘記）亦曰洛水是也涇東之漆沮去鎬京尙三百里講武習田已爲遠地況越岐邠而西之漆沮乎此朱傳從呂氏讀詩記以涇東馮翊之漆沮當之也而或以毛氏無傳爲疑

按猗及緜傳以二水釋漆沮不言馮翊其爲馮翊之漆沮無疑此傳但云漆沮之水則或以漆沮爲一水卽扶風之漆沮禹貢之洛水亦未可知（李氏黼平說）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溱沮之從天子之所毛傳云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陳氏啓源曰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車攻傳文故天子諸侯田獵之禮必使虞人驅禽而至入於防中然後射之未嘗登歷山險蒐求狐兔不輕萬乘之重更見三驅之仁其義亘深矣騶虞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射駟鐵詩云奉時辰牡周禮大司馬云設驅逆之車皆是禮也此禮廢而後世人主盤於遊畋始有歷邱墳涉蓬蒿口敝於叱咤手倦於鞭策者矣

沔水

宣王初年南征北伐中興之功爛然諸侯朝會之盛比於文武
車攻詩所謂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是也中年怠於政事諸侯必
有不朝者此篇以沔水朝宗起興其意可知首章末句誰無父
母傳云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言京師乃諸侯父母之邦何故
而不來朝也卒章讒言其興傳云疾王之聽讒也言諸侯不朝
之故由王聽讒言而諸侯攜貳也卒彼飛隼載飛載止亦是邦
畿千里惟民所止之意毛雖無傳然次章載飛載揚傳云言無
所定止也則毛之意亦可知也

祈父白駒黃鳥

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則無文武之臣治外矣白駒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無孝友之臣處內矣黃鳥傳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則無㓛勞之子安集矣一人之身前後異轍而治亂因之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爲人主者倘其有鑒于茲

祈父

傳云羌戎爲敗是此詩作於千畝敗績之後考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二年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

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是八年之中王師遠出三次告敗矣故詩曰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也戴氏震曰轉之爲言有遷轉不已之意是爲得之

白駒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此二句形容隱居賢士空谷之寂寞幽德之潔暉最爲盡致漢鄒長倩與公孫宏書云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郭泰以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而去泰云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

堪此喩耳世衰道微士氣不振急流勇退朝無高節之賢捷徑終南野有市心之士圭璋比德君子恥其玷焉三復詩詞徒深景慕而已

斯干無羊

斯干無羊二詩在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之後爲宣王之終小雅於斯時也軍旅數敗饑饉薦臻政散民流賢人隱遁國勢已岌岌不可終日而宣王猶侈然美宮室競畜牧以自鳴其得意骨鯁之臣容于上諛媚之詞起于下君曰驕而臣日諂至於不徵諸人事而托諸夢寐卒爲訛言以長君逢君之惡晝不待

驪山之變而其機已先見矣惠氏周惕曰維熊維羆兆幽王之禍維虺維蛇兆褒姒之亂安在其爲祥哉余亦曰實維豐年兆三川皆震之災室家溱溱兆周室東遷之變安在其爲瑞哉嗚呼非知微之君子其孰克識之

斯干

汪氏梧鳳云首章特揭式好無尤一語蓋已知伯服宜臼之不能竝立矣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晉語云爲虺弗摧爲蛇將奈何此皆至猛且毒之物而顧真以爲祥乎男謂伯服而曰宜君宜王逆知之也女謂褒姒而曰無非無儀反言之也

似續妣祖

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按似巳古同音詩於穆不已孟仲子引詩作於穆不似是其證巳午之巳與不已之已無別律書曰巳者言萬物之已盡也淮南子天文訓曰巳則生已定也釋名曰巳者畢布巳也皆其證故鄭申之曰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既知似巳字同音而又曰門當午地廟當巳地以牽合地支配方向之說殊嫌傅會然箋說終不如傳訓嗣也之正

載衣之裼

毛云褐褓也說文作襁亦褓也引詩載衣之襁釋文曰韓詩作褅集韻云褅或禘字然則毛韓字雖異而其訓爲褓則一也

無羊　眾維魚矣

毛此句無傳下實維豐年傳云陰陽和則魚眾多矣揣毛之意以爲牧人所夢之眾多者乃是魚與下文旐維旟矣語氣不類鄭云見人眾相與捕魚亦與下句語氣閡隔朱集傳云故夢人乃是魚旐乃是旟語氣誠順然人乃是魚於理終嫌未足且於下豐年之占不應盧氏文弨鍾山札記載丁氏希曾解此句云眾乃螺之省螺與蠡通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作螺

蝝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鯆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動即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蝝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盧氏以爲此說昔人未嘗道過而實確不可易也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

此四詩依毛意皆以爲幽王時詩鄭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及下小旻小宛爲厲王時詩朱子疑正月爲東遷後詩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遷後之變雅惠周惕謂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皆平王之詩今細核之仍爲幽王詩無疑節南

山之家父尹氏雖見春秋然古人以王父之字爲氏此類甚多不必緐稱遠引卽如常武之皇父不必卽十月之交之皇父又常武之尹氏不必卽此詩之尹氏況左傳尹氏作君氏與公羊異安得以距幽王卒七十五年之家父而懸揣以爲平王時人乎正月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似道已然之事然合上文觀之則仍將然之詞詩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言火之方盛誰能撲滅必盡燒乃止以與褒姒方盛誰能禁止必滅宗周乃已毛傳所謂詩人知其必滅宗周也十月之百川沸騰與周語幽王二年三川皆震合豔妻卽褒姒不能他爲之

煽方處亦謂其勢之盛也作都于向向在東都畿內古東西都相覆爲千里皆天子畿內之地皇父食采于向不爲畿外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溫亦東都地也惟雨無正宗周既滅其時已遭驪山之禍羣臣避禍離散諸侯救兵不至故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也後晉衛秦來救謀遷于東都而羣臣猶安土重遷故責之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也此猶將遷未遷之時不得爲平王之雅反覆考之而知毛義之長也

正月　昏姻孔云

傳云云旋也按說文云𠃝雲之古文象雲回轉之形引申其義云𠃝訓爲旋也云又與員通商頌景員維河箋云員古文作云鄭風聊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員又與圓通易繫詞圓而神釋文本又作員員又與圜通考工記鳧氏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注云故書圜或作員說文口回也象回帀之形凡字之從口者皆有回轉之義員圓圜字異而音義相近皆與云通故毛訓云爲旋也昏姻孔云謂與瑣瑣姻亞相周旋也箋云云猶友也獨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是申毛之義然不如毛傳之

確故朱子亦從毛訓旋嚴坦叔釋爲其言云云去毛義遠矣